

潍坊嵌银



1929年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上，潍县以红木作胎，用银丝嵌了《总理遗嘱》，妆成匾额，悬挂在了中山陵上。这一经典性的事例，证明了潍县嵌银的地位及价值。

嵌金嵌银漆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。春秋战国时期，人们在青铜器上嵌金丝银丝（被称为金银错，也称错金银），为的是让青铜器更加出彩。收藏过毛公鼎的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，借鉴前人，在青铜器底座和古印匣上嵌金丝、银丝，装潢自己的藏品。这工艺一经传出，能工巧匠争相仿效，在木器上嵌金嵌银的工艺就渐渐传开了。到清末民初，潍县城嵌银的作坊发展到二十多家，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济南都设了分店。

潍坊嵌银有过辉煌，也曾因日寇入侵而肃杀，如今随着民族的振兴，又是一片兴旺了。

走进嵌银厂，迎面就是展厅，立在门厅的是高雅的屏风，那精细的雕刻，流畅的嵌丝，新颖的构图，一入眼就觉得不凡。里面的展品更是耀眼锃亮，抢人的眼目。那方正的写字台、古朴的博古架，本来就有着文化的气息，再嵌上金丝银丝，更是增了几分典雅和大气。餐台、圆桌，配上明清式的木椅，入时而不流俗，看看那丝丝银线嵌出的花卉，就似乎嗅到了缕缕花的香气。壁挂是高雅的装饰，而这嵌了金银丝的壁挂，更让四壁生辉。那梅兰竹菊自然是雅逸得很，那金陵十二钗就更传神了：“黛玉葬花”，寒怯带了娇嗔；“宝钗扑蝶”，风流又不失儒雅；“湘云醉卧”，诗意朦胧又有几分憨态……摆在条几、方桌上的是小屏和看盘，雕花的底座玲珑剔透，那屏和盘，用金银丝嵌了山水、花鸟、人物等，还有真行隶篆的名人书法，式样别致，图案生动，透着灵气。那嵌金嵌银的镇尺、砚盒、笔筒、笔架，让书案增色不少；或大或小，或长或方，各式各样的印盒，又让篆刻家、书画家称羨不已。上了几岁年纪的，有嵌了百福百寿的手杖；喜欢放风筝的，有嵌了金丝银丝的缠线拐子。最简单的是嵌银筷子，三五十元一把，摆在餐桌上，增了雅意，也促了食欲。

展厅对面，那“叮当”作响的是木工车间。这里正忙着下料、烘干、制作和安装。刮板要平，雕花求精，卯榫要严丝合缝，边棱须挺拔精神。合成一件木器，这在木器作坊就近于完工了，而在这嵌银厂里仅仅是个开端，接下来才嵌金丝银丝，细致的活还在后头。

嵌丝要先起稿，因器具构图，双钩白描，印稿制模。再在模型上磨出稿样，贴到木器上。着利刀就稿线切口，要细，要匀，要深浅合度。线有长有短，有直有曲，有弧有圆，案前陈有各式刀具，依线型奏刀下切。边切边嵌，小心翼翼，像美容师修眼睫毛那样工细；边嵌边敲，轻重适当，比啄木鸟的啄木声还要轻灵。那纤细的金丝银丝在手指间翻腾跳跃，又被信手拈来，随意驱使般嵌了进去，且不失神、不走样，丝丝合规矩。渐渐地，一幅图画就闪耀了出来。那刀子、镊子、剪子、锤子，就像绣花女手中的针、书画家手中的笔；那金丝银丝就是线，就是五色盘中的彩。只不过工人师傅不是绣在绸缎上，写在宣纸上，而是把丝嵌在了木头里。

丝的疏密因器具的图案而定。书法绘画常说“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”，拿来用到嵌银上，也是妥帖的。疏朗处，如轻轻飘来的秋毫一痕，悠悠然，轮廓而已；细密处，一毫米嵌进两道银丝，丝丝之间，只有仔细辨认才见一纹木线。那山崖、树干，看上去是几根长长的银片，实际上是用密嵌的手法，并排嵌上去的十几条金丝银丝，片状的东西是嵌不住的，只能用镶，那是另一种工艺。一只二十厘米高的笔筒，用密嵌的手法，要心平气定，切切嵌嵌，敲敲打打一个多月。这种细致，几乎令人难以置信，不具非常定力者不可为也。

这还没有完，接下来是刷稿，要把贴上的稿样轻轻地刷去，让那金丝银丝亮出光彩。去了一层纸，丝就高了一些。要落丝，用磨石轻轻磨平，然后上漆。先抹一遍腻子，再用细砂纸磨净，这才刷漆。漆用天然大漆，刷一遍，晾干一次，打磨一遍，一遍一遍，有七遍之多，让大漆渐渐浸入木质。最后，用人发漆栓蘸大漆普罩一遍，那亮度光可鉴人而又十分沉稳。然后，把罩在金银丝上的漆，用钢棱轻轻地、缓缓地刮去，那金丝银丝，就亮得夺目，图案也似乎要跃了出来，用手一摸，却无跳丝、无沉丝，丝丝与木融为一体，光滑得如同玻璃。一件嵌银漆器就这样诞生了。

这嵌银漆器不仅在清末民初为老潍县争了光，近半个世纪也为潍坊夺了彩。近几年来，有几百个品种的嵌金嵌银漆器走进千家万户，又外销到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。潍坊这个名字，也随着嵌银漆器享誉神州，远播海外了。

扑灰年画

孙家长村前是一湾池塘，水碧碧的，几株芙蓉静在里边。池畔植了槐和柳，翠绿的枝叶随了微风，轻轻地摆着。

走过池塘，就是扑灰年画艺人王树花的家。庭院宽阔，几朵火红的花挂在石榴树上，笑迎着来客。走进堂屋，客厅轩敞明亮，挂满了扑灰年画。人物花卉，草虫翎毛，目不暇接。一幅挂在中间的《姑嫂闲话图》吸引了大家的目光。在农村，姑嫂关系是微妙的，处理不好，往往成为家庭矛盾的焦点。而这幅画，小姑温文尔雅地靠着嫂子，嫂子亲切地为小姑撑着伞儿，并肩而行，娓娓而谈。画面艳丽，人物丰满，耐看又寓意深。它告诉人们，姑嫂应该是这样的。人道扑灰年画贴近百姓，这幅《姑嫂闲话图》是一个很好的注脚。

堂屋里的作品还没有读完，小夫妻俩便领我们进了东侧的创作室。靠了西墙，是两米多高装裱画作的木框折子，层层叠叠，如层峦叠嶂的群山；每个折子上都裱糊了新作，就如山峦的翠柏和红花。东墙下是一个硕大的画案，树花在画案上铺开了一张宣纸，将用炭棒画好的灰稿敷上，扑匀，那稿样就留在了宣纸上。然后，粉脸、涮手、赋彩、勾线、开眉眼，一幅扑灰年画告成了。一张灰稿，可扑五六张。还可以在扑好的画稿上，用炭棒描摹一次，翻扑在另一张宣纸上，两两相对，煞是有趣。

我拿起长短粗细如同筷子的炭棒，感到神奇。树花的丈夫憨厚地笑着说：“这就是我的功劳了。”他告诉我，要选上好的柳条，剪齐后装入铁筒，放炉内烘烤，待柳条炭化后，即可取出描画了。过去，我只知道垂柳风姿绰约，怡人情怀，文人骚客可以折来送别朋友，却不知道柳条还有此妙用。

不明白的事，我是喜欢问的。观摩的间隙，便请教起扑灰年画的缘起和发展来。

扑灰年画独高密一家，源起于明朝初年，创始者是公婆庙村的一位王姓人家。初始只是临摹一些文人画和庙宇壁画出售。为了提高效率，就用炭棒勾线，扑灰复印，日久天长，形成了独具艺术特色的扑灰年画。

早期的扑灰年画，工多意少，色调深沉，古朴典雅。到了康乾年间，画风渐变，以色代墨，形象生动，线条也豪放流畅起来。所绘人物，丰腴而不失清秀，适应了民间“新鲜好看”的要求。

问到扑灰年画的技巧，在坐的一位画师笑着告诉我：“这个容易，就四句话：刷刷刷，一溜栽花。大笔狂涂，描子勾拉。细心粉脸，眉眼巧画。待要好看，咸菜磕花。”毕竟是艺人，顺口一掏，就把扑灰年画那种大处恣意挥洒，不饰雕琢，细微处敷彩涂粉，工笔细描的风格说了个清楚。特别那个“咸菜磕花”，就是拿萝卜咸菜刻上图案，再蘸着颜色往“大笔狂涂”的服饰上磕，简单而又巧妙。如给仕女那紫红色衣衫攒三簇五地磕上白色的花团，就会打破那一片深紫，衬出一张粉脸，作品也就活了起来。

这些民间画师，在追求“新鲜好看”的同时，还十分注意人们对内容的需求。过年了，农村有请文武财神和灶王的习俗，他们是每年必画的。日常的张挂，也考虑得十分周到。老年人想的是健康，盼的是孝顺，就有了《寿星图》和《二十四孝图》。尽管二十四孝里王祥卧冰求鱼很冷，老莱子娱亲有点滑稽，郭巨埋儿有些恐怖，还是满足了老年人倡导孝道的愿望。《天女散花》《皇姑出嫁》，这修身养性之类的画就进了姑娘的房间；谁家结婚了，少不了要挂《麒麟送子》，以满足早生贵子的心愿；生了孩子，当然要望子成龙，《五子夺魁》《童子进宝》就贴在了床头上……

扑灰年画在拓展自己的画路中，赢得了人们的欢迎，老百姓把它带进了千家万户；作为一个独特的画种，又成了文人墨客的珍藏。



踢毽子

▶扑灰年画《踢毽子》（资料图）